



因为受一对多年挚友的爱情故事感动，冯小刚带着黄轩和杨采钰去新西兰拍了一部《只有芸知道》，影片将于12月20日正式公映。没有一般爱情片的“作”和“闹”，在《只有芸知道》中，最终能让一对有情人分开的只有“生死两茫茫”。

这是黄轩继《芳华》之后再一次跟冯小刚和杨采钰合作。还是“深情男”人设，只是这次他要挑战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十年婚姻戏。前晚黄轩来到广州，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只有芸知道》让他自《芳华》后再次感受到冯小刚渴望返璞归真的现阶段状态，也更坚定了他自己想要“细水长流的爱情”的心意。

在《只有芸知道》里，感受细水长流的爱情

黄轩：不希望生活中只有酒店和片场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开机前当了半个月厨师，戏服没脱过

记者：冯小刚是如何找你出演《只有芸知道》的？

黄轩：我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导演的发小，也是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导演要拍这个故事我其实完全不惊讶，只是没想到他会找我来演。因为原型已经50多岁了，我以为他肯定会找个年纪大一些的演员。结果有一天我在拍广告，导演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有没有20分钟，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导演很会讲故事，他说完我就已经很感动了，那种生命无常和细腻情感都很触动我。导演说，剧本大概有三分之二是主人公年轻时候的故事，四五十岁阶段只有一部分，会用特效化妆来帮助我。我说那太好了，当时就敲定了档期。

记者：当时导演跟你说过女主角的人选吗？

黄轩：他跟我说，女孩是采钰。我当时一听就说挺好，心里想这是什么缘分啊，连着三部戏在一起。我觉得她挺合适的，我们看过那对夫妻的照片，采钰跟她长得有点像，神韵也很相似。

记者：深情的男人，这种角色你已经不陌生了。《只有芸知道》中的隋东风有何特点？

黄轩：这个角色最有难度的

地方，一是我没有结过婚，二是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死爱情，三是我没有在国外生活过。反而对于“深情”的演绎，我没感受到太大的难度。其实这个片子我也没怎么在演，我跟自己说，我就是来过一段人生的。我比剧组早半个月到新西兰，第二天就把角色的衣服穿在身上，直到杀青那天才换掉。那半个月我天天去中餐厅上班，在后厨练习切菜炒菜颠勺，采钰就在前面端盘子端碗。《只有芸知道》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百分之八九十的情节都是真实的，所以我必须走进主人公的生活去体验一下，而不是去生造一个所谓的“暖男”人设。



黄轩

生活一直在变动，更渴望安静的爱情

记者：故事里的爱情并没有太多跌宕起伏，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理解这样的爱情吗？

黄轩：我觉得这样的爱情，现在肯定有，只是没那么普遍罢了。我们有微信，认识一个人或者开始一段感情要比影片中那种异国他乡的环境容易得多。像我身边很多朋友，可能我今天见过他的这个女朋友，等我拍完一部戏回来，他又换了一个女朋友。或者今天我给这个朋友录完结婚的祝福视频，说等我拍完戏回来，我就把庆祝一下，一年之后他已经离了。但我觉得，这个时代越是变化快、诱惑多，人的内心反而越向往一种平平淡淡、不骄不躁、真切牢靠的感情。就像电影一开头说的那句话：从前的日子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记者：你自己比较期待什么样的感情？

黄轩：现在我比较期待细水长流的爱情，两个人互相陪伴依偎。演员的职业让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变动，你甚至不知道下一部戏是什么，后半辈子自己又会在哪里。我会希望能有一段相对安静、深切、有安全感的感情。当然，有些东西可遇不可求。

记者：对很多仍在期待“冯氏喜剧”的观众来说，冯小刚近年来的题材选择可能挺让他们

惊讶的。

黄轩：或许因为拍过《芳华》，所以我倒没那么惊讶，因为我知道导演现在的状态和表达在哪个阶段。他现在可能不太想单纯为票房而拍片，他更想拍一些能够感动他自己的片子。他也越来越沉浸，越来越回归到内心深处。我觉得导演的内心非常柔软，我们拍摄的时候，他经常会流泪。记得有一次他写好最后男女主人公在病床上诉别的戏，把我们叫到他车里，他就把台词给我们读一遍。读一半就泣不成声，打开窗抽了根烟，才慢慢继续读完。

记者：想过跟冯小刚合作一部喜剧吗？

黄轩：我想啊，但导演后面不知道要拍什么。我也跟他说过拍喜剧，他说要再观察观察。其实我觉得我真能演喜剧，傻萌傻萌或者冷幽默都行，只是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作品把我这一面开发出来，但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有。



《只有芸知道》剧照

适合剧组，不擅长在综艺上表现自己

记者：感觉你今年曝光量相对没往年那么多，是刻意如此么？

黄轩：今年“营业”比较少（笑）。上半年一直在新西兰拍戏，我也跟工作人员说，我想要安安静静地拍一部电影，尽量不要打扰我，所以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动和宣传都没参加。今年我也确实有意放慢脚步，前几年“营业”有点太频繁了，累了。演员就跟车一样，你跑一段时间，就要加油、养护一下。我想多点闲暇时间充电，哪怕只是过点简单的日子。我不希望我的生活中只有酒店和片场。

记者：近年来的表演类综艺节目很火，你不想去吗？

黄轩：我不擅长在综艺上表现自己。前面坐着一对评委，我上来演一段，这种状态我可能发挥不好。我比较适合沉浸在剧组里，体验生活，培养情绪，慢慢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记者：现阶段，你对拿奖有没有期待？

黄轩：说完全不想是假的，没人会不想拿奖。但是，拿奖是一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有很多偶然性。如果把设为目标的话，对于表演来说不是好事，目的性太强，太

功利了。你演戏，安心体验角色就好。如果未来能得奖，那当然很高兴；如果没得，那也不代表你就演不好戏。

记者：对未来的角色有什么要求吗？

黄轩：我还是一个对角色有要求的人，但演员的性质就是等待和被选择——就算我想演，没这个剧本出来我也没办法呀。我只能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尽量找一些有突破的角色。比如我刚才在内蒙古拍完一部偏文艺的作品，人物性格跟过去我演过的角色都不一样。

记者：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都夸过你演技投入，你觉得自己算是“戏痴”吗？

黄轩：我拍戏，有时候是会忘了苦不苦，冷不冷，热不热，但都是为表演服务，我倒觉得自己还没到“痴”的地步，特别是相对于那些我欣赏的演员来说。丹尼尔·戴-刘易斯应该算是“戏痴”——他拍《我的左脚》，开机前一个月就不下轮椅了；拍《最后的莫西干人》，除了自己打来的猎物他什么都不吃；演《林肯》的时候，圣诞节回家都要穿着戏服，让家人都喊他“总统先生”结果导致不欢而散……那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戏痴”，我还远远不及。

广东出品，国际合作

中国首部火山灾难大片《天·火》热映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首部国产火山题材视效灾难大片《天·火》12月12日正式登陆内地院线。影片从筹备到拍摄及制作总共耗时七年，以独特的“重灾难+轻科幻”模式在同类型中开辟了一条新路。更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由广东省影视公司牵头出品，并联合国际先进电影团队共同打造。

《天·火》由中国金牌制片人董文洁联手国际知名导演西蒙·韦斯特打造，演员王学圻、昆凌、窦骁等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惊险的故事：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让美丽的度假胜地天火山瞬间进入逃生模式，面对这场生死危局，地质学家李文海和女儿李晓梦等人展开了一场分秒必争的自救与他救……

与传统国产电影不同，《天·火》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由中国制片团队完全主控，聘用国际知名导演执导，以国际化的视角讲述一个彰显东方情感和人物关系的中国故事。影片在去年的北京、戛纳、上海、海南岛四大国际电影节上广受业界认可。片中中国绕火山爆发的各种震撼而新鲜的视听体验，包括岩浆涌动、火球飞驰、地动山摇等大场面，让影片的首批观众集体点赞。

男主角王学圻坦言，《天·火》是他从影多年来拍摄的第一部灾难片，包括片中饰演其女儿的昆凌在内，一众青年演员的敬业和吃苦精神令他印象深刻。而一向宠妻的周杰伦也为《天·火》埋下彩蛋——其为影片创作的主题曲《我是如此相信》MV只随影片发行。换句话说，只有去影院看《天·火》，才能欣赏到周杰伦的这首最新创作。



《天·火》剧照



用半年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你会选择做什么？今年8月初，来自广州大学的一群“90后”准毕业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雪域高原放飞青春梦想。于是，他们从温暖的岭南沿海来到平均海拔3300多米的西藏林芝波密县，成为广东组团援藏、广州大学第五批援藏支教实习队成员。

12月6日，他们完成支教任务回到广州。下一个学期，广州大学第六批支教实习的学生们又将去到波密，将这支“教育援藏”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记者了解到，2017年7月，广东省教育厅就与林芝市签署校地共建项目协议书。作为集体签约的13所高校之一，广州大学与林芝市波密县合作共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基地，对口帮扶波密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90后”援藏支教：在毕业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55名广大学子援藏支教
用半年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过错是暂时的遗憾，而错过则是永远的遗憾。”今年8月，7名来自广州大学的大四学生从广州出发，翻山越岭，来到平均海拔3300多米的西藏林芝波密县，开始一个学期的援藏支教。

据统计，2017年至今，广州大学先后选派了五批共55名优秀学子赴波密县开展为期半年的支教实习活动，既精准补充了当地学校短缺学科师资，又提升了高校服务社会、支援边疆的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全方位的锻炼，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惠州女孩梁嘉欣原本准备考研。备考还是支教？她最终决定踏上从广州飞往林芝的飞机。

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连绵起伏的雪山、纯洁晶莹的冰川、纵横奔流的江河……西藏美景让梁嘉欣震撼了：“终于来到了一直憧憬的雪域高原。”支教时间越久，她越发现，这里的孩子特别淳朴，特别善良，特别容易展现生活的美。她希望，自己能发挥美术专长，帮助山区的孩子们发现美、感受美、享受美。

陈雅仪和杨兰芳是两位海边长大的广东女孩，大二下学期，她们曾有机会去西藏，却遗憾错过了。从此后，她们拿定主意：“必须在毕业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此次援藏支教，两人想都没想就果断报名，最终被安排在波密县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她们说：“我们希望能发挥自己英语口语的优势，让西藏小朋友大胆地开口说英语。”

陈雅仪告诉记者，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她到西藏支教，担心她的身体不适应高原生活。为了圆自己的梦，她跟家人说了不少前几批支教的师兄师姐们的故事，并与家人“约法三章”，只要她通过体检并符合支教实习条件，就同意她去支教。

教学“小白”在高原蜕变
高原孩子们在课堂成长

刚到波密，支教实习队长谭俊怡和其他4位同学被安排到波密完全小学综合组，主要负责音乐、美术、科学、劳动等素质课程，同时担任副班主任。

“拿到课表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蒙了，所任科目都不是自己的专业。”谭俊怡笑道，“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带晚自习，周末还要带兴趣班，每一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支教的第一节课是音乐课，她原本以为，音乐课不就是领一群小孩子唱歌吗？这有什么难的！没想到，这堂课上，他还是出了“洋相”：孩子们太积极活跃了，课堂上有追逐打闹的、有抢着回答问题的、还有受委屈哭闹的……乱成了一锅粥。束手无策的谭俊怡在带队老师的帮助下，才勉强控制住课堂。

这样的场景，在其他队员身上也同样出现。陆续受到“打击”后，队员们对自己的课堂教学进行了反思，并向指导老师“取经”，还去当地老师的课堂旁听。

大家分析发现，相比内地学生，这里的孩子性格活跃，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因此不能照

搬内地学校“要充分调动学生情绪”那套教学方法，反而要适当控制学生情绪，把控好课堂秩序，才能让孩子们真正喜欢自己的课。

在波密县中学担任英语老师的杨兰芳也遇到过同样的困惑。第一次上课，她原本打算在学生面前“秀”一下自己流利的英语口语，还打算采用全英教学。没想到，她一开口，大部分学生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用英文提了一个问题，全班陷入一片寂静。

向当地老师请教之后，杨兰芳才知道这里孩子的基础不够扎实，要因材施教。此后，杨兰芳改进了她的“全英教学法”，在课堂上坚持用英文授课的同时，尽量放慢点、讲简单点，并用中文重复解释一遍。她还主动要求带学生早读，每天早上和学生你一句、我一句地大声朗读课文，帮助学生训练英语口语。半个学期过去，学生主动向她提出，希望用英文和老师对话。“那段早起陪读的日子还是值得的。”杨兰芳笑道。

备课、磨课、教研……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4个月，支教队员们也一个个从教学“小白”成长为课堂“老手”。



支教队员杨兰芳上英语课



支教队员麦美倩指导学生第三课堂活动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通讯员 广大宣

“最后一课”不忍《送别》
相约在桃花盛开时再见

时间进入12月，西藏林芝地区开始进入寒冬。群山的雪越来越厚，西藏的孩子们很快将迎来寒假，7名从广州远道而来的支教老师们，也要跟这些朝夕相处的孩子说“再见”了。

“育人育己，痛并快乐着。”这是队员们对这4个月支教实习生活的一致感受。4个月来，他们除了教给孩子们专业知识，还承担着德育和美育的任务，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队员们表示：“从学生到老师，大家的角色都在转变，开始学会关心他人，为别人着想了。”

队员布卉茵曾是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和西藏这群淳朴的孩子相处下来，她深受感染，不再害怕表达自己。离开的那一天，班里的孩子们集体给她献上哈达，并送上写满了祝福和寄语的小卡片，布卉茵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紧紧地拥抱每一个孩子。

“这段支教实习生涯，将是我们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身处这个环境，和这群淳朴、善良的孩子朝夕相处，让我们原本浮躁的内心得以安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将来从事教育工作的决心。”杨兰芳和陈雅仪告诉记者，这里的孩子特别容易感受到别人的爱，也特别善于回报别人对自己的爱，“前

段时间天气特别冷，班里几个女孩子大老远见到我们，就跑过来握着我们的手问冷不冷？当摸到我们的手是冰凉的，一个暖手袋就塞了过来。”这些暖心的孩子们跟两位老师约定：“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再相见。”

梁嘉欣和曾美倩是广州大学美术专业的学生，在雪域高原的课堂上，她们手把手教学生绘画，还策划组织了“我和我的祖国”百米长卷绘画活动、书画作品大赛和户外写生活动。一个学期过去，许多孩子已经可以通过画笔描绘他们眼中的世界。孩子们还会悄悄在老师办公桌上放些“小惊喜”，有时在上课前成群结队地来办公室接她们，有时与她们分享生活的困扰与喜悦。“因为这群可爱的孩子，我的支教实习生活也变得格外精彩。”梁嘉欣说。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声，给孩子们带来快乐。”队员麦美倩是波密完全小学唯一一名专业音乐教师。在课堂上，他教孩子们弹钢琴，唱《我和我的祖国》。最后一堂课上，他弹起钢琴，和孩子们唱了一遍又一遍《送别》。下课了，孩子们依然不愿离开音乐室。“我好像在这里看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长大，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在歌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麦美倩说。

“中国馆”等建筑模型
在华工展出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多场活动迎建院40周年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通讯员华轩、实习生严家慧摄影报道：12月6日-7日，多位建筑界院士、大师齐聚羊城，庆祝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设计院”）建院40周年。

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馆、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中国战区胜利纪念馆、澳门大学横琴校区、2018青岛上合峰会主会场、南海博物馆、2008北京奥运会羽毛球馆和摔跤馆……12月6日下午，“建筑激情40载，腾飞创造未来”华工设计院建院40周年作品展开幕，华工设计院40年来具有重大影响力和重大设计能力，向设计同行分享产学研相结合、深耕创作的设计经验。

当天，华工设计院还举行庆祝建院40周年学术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国，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庄惟敏分别作了题为《建筑师与城市》《建筑师的职业责任与建筑设计品质的提升》的学术演讲。

据介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正式成立于1979年11月。记者了解到，作为建筑业的“获奖大户”，截至2019年11月，华工设计院荣获国内外各类专业奖项900多项。其中有全国十大建筑设计成就奖、詹天佑大奖、梁思成建筑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建筑学会设计奖等。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模型